

2023年3月23日 星期四

责任编辑 马艳 责任校对 朱静 技术编辑 崔敏

传承沧州文脉 记录狮城变迁

“愿为沧州文化多做一些事情”

——朱惠民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侧记

本报记者 赵晓煜

春风拂面，柳绿杏白。献王故里，文脉绵延。

3月18日，朱惠民《风雅书艺得句庐朱惠民书画作品集》新书发布暨诗联辞赋现代创作研讨会，在献县图书馆隆重举行。

与朱惠民相交几十年、共同深耕艺术之园的老友来了；深受他的影响，在书法界、楹联界崭露头角的新秀也到了。大家手捧这本收录了159幅作品的集子，深感沉甸甸的。

这部新书是朱惠民将自己所作诗文、对联、书画、篆刻作品等，以诗书画印相结合的方式结集而成。是他继八卷本全集之后，奉献给脚下这片热土的又一份礼物。新书发布会正值朱惠民八十寿诞，尤显这份情义的深重。

朱惠民集诗书画印联创作于一身，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沧州诗词学会副会长，并获得了“中国联坛十杰”提名奖。他创作的对联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时”广为流传。20多年前，他作为《沧州晚报》专栏“三联工作室”主持人之一，为普通读者撰联，普及楹联知识与文化，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献县是中国楹联学会命名的中国诗联辞赋之乡，楹联爱好者众多。简单而隆重的新书发布会结束后，老友新交聚在一起，对诗联辞赋在新时代的创作发展方向进行了热烈的探讨。

沧州学者、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建，曾和朱惠民一起主持“三联工作

室”。他说：“那时候，‘三联工作室’创作的楹联通俗，接地气。朱惠民老师书中的诗联词赋，没有无病呻吟，不粉饰太平，而是



朱惠民国画、书法作品

通过反映现实，表达基层民众的心声和愿望。他用自己的作品指出了诗联辞赋在当代社会应该坚持的创作方向。”

朱惠民潜心诗联书画创作之余，也关注家乡地方文化研究，并在金石学、诗学、楹联学上取得一定成就。文化积淀为他的作品带来浓浓的书卷气。关于这一点，原市书协主席张之和沧海印社社长韩焕峰都很有感触。

张之在发言中说，“朱惠民各种书体意魄雄浑庄重，雄强大气，都是来自他文化积淀的深度和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学习、实践、研究的结果。”

因此，韩焕峰鼓励年轻的艺术家要多学习，多读书，“在艺术创作上，年轻人比的是灵气，中年人比的是功力，而老年人比的是学问。”

市社科联副主席王秀云说，献县是嗜学好古之地，名人辈出，朱惠民学养深厚，笔耕不辍，为弘扬优秀文化、宣传沧州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唐代诗人贾岛写诗重推敲，自称“二句三年得”。朱惠民因钦佩贾岛而将居所取名“得句庐”，其治学严谨可见一斑。做人同治学一样严谨低调的朱惠民，在发言时说，诗联辞赋重在雅俗共赏，“雅”与“俗”怎么结合起来，还要结合得好，是值得大家好好研究的。

“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我愿意为沧州文化多做一些事情。”朱惠民这番肺腑之言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。

沧州老俗话

小器不言

小器不言，沧州话里读作“小qù不言”或“小许不言”，也有人读“小小不言”，是微不足道，不值一提的意思。比如，“这就是点儿心意，小器不言的，别老挂在嘴上”。

(知微庐主)

你说我说

宁津祝华东：我们说“小小不言”。

九一闲人：这是常用的老俗话，是说事儿小。有时也指东西，如小器不言的一点玩意儿，指东西很少。

赵胜荣：小小不言，小或者少，不值得计较，不值得一提。

知微庐主：小器不言，是不是多指物品？小小不言，是不是多指事情，比如出工出力。

傅世伟：小器不言，小器指事情或物件不大，不言指值不得说。合起来就是事情或物件小，不值得一提，不必挂在嘴上，与微不足道的意思相近。

王吉仓：有的老人也讲“小许不言”。

呼吸：民间语言没那么规范，传播过程中变化很大，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版本。

孙克升：有说小器不言，也有说小觑不言的。指不足道、不起眼儿的点儿事。还有的说“不起碗”。

赵健民：相比“微不足道”，在劝人或自我宽慰时用的“小器（许）不言”，其感情色彩更浓一些，往往透露一种豁达和不计较。

朱玉升：不足挂齿啊，小器不言啊，微不足道啊，都是差不多的意思。

征稿

每一座城都是有记忆的，我们试图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寻找和沧州有关的被尘封的故事。

本版设有沧州地理、狮城旧事、沧州风物、老街旧巷、老物件、传说故事等栏目，欢迎广大读者来稿，讲讲这座城市过去那些事儿。

投稿邮箱：czwbrw@sina.com



老街旧巷

神门口与镇武庙

■ 甄宗华

市区运河东岸新华桥与永济桥之间，有条西接顺河东街，向东延伸170多米的古巷——神门口。这神门口的东端与镇武庙居民区相连。

据《沧县志》载，明朝弘治九年（公元1496年），在严崇坊（旧时州城内行政区划，相当于现在的区或街道办事处）建镇武庙。庙内供奉镇武大帝和雷公闪电龟蛇二将，均为木雕，精细无比。相传，神像由南方雕刻，随粮船运来，在麻姑寺渡口下船，运入庙中。

关于神像的来历，在沧州民间有这样的传说：一年，运河发大水，从上游漂来三尊木雕的神像，漂到麻姑寺渡口南边不远的地方再也不向下漂了，而是靠在岸边不动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过去了，神像依然不向下漂。众人闻讯纷纷前来观看。

这一段河流顺直，没有漩涡，木质神像为何泊在这里不动呢？正当人们忖度时，一位从岸边走来的美髯束发的道士，对众人说，这是镇武大帝和雷公闪电龟蛇二将，他们看中了这里是块宝地，要上岸安家，请诸位将神将请上岸。

于是，人们用木板绳索等工具将神像请上岸，又按道士指引，将神像沿巷子运到东头。接着，道士操办建起庙堂，将三尊神像供奉在庙内。神像经过的巷子，称为神门口，供奉神像的庙堂是为镇武庙。

镇武即“玄武”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，也是道教所奉的神。宋真宗时，尊为“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”，简称“镇武帝君”，民间惯称“镇武大帝”。雷公，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雷之神，掌管天气。镇武

庙中的龟蛇二将是雷公。镇武庙建成后，每年农历四月十八为庙会，香火很盛。听老人讲，沧州每逢遭遇旱灾，百姓便到庙里祈雨。

镇武庙毁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，现已无迹可寻。后来，庙址周围建起了居民区，称镇武庙（街）。以庙命名的街区，仍能拾起老辈们对这座古庙的回忆。所幸，经历四百多年岁月的神门口古巷至今仍在，与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为伴。巷内几幢不知建于何年、已是疮痍满目的老屋和一座废弃的宅院，在默默地见证着神门口的风雨沧桑。

据悉，运河区四合片区、胜利片区、建华片区拟将征收改造，文中所提及神门口和镇武庙所在地恰好在征收改造的片区内。届时，神门口将不会存在了。

“开洼”这个词，已经很久没听到过了。字典解释“开洼”为视野开阔的野地。这里的“开洼”，是一个名词。

然而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“开洼”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和所指的。它是一个动词，是“可以开始进入洼里了”的意思。这个进入的时节是麦收和秋收两个季节，那么，去洼里干什么，哪些人去？那就听我说道一二。

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，人们都是集体劳动，按天记工分，年终以出工多少计算应得口粮。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，村民们的口粮根本不能填饱肚子，除了要集市上购买一部分粮食，在麦收或者秋收后，还到地里寻找遗漏的麦穗、玉米、花生、大豆、山芋



老城旧事

开洼

■ 崔广武

等粮食。但是，因为是集体所有制，这个捡拾的过程是受约束的，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。

麦收时节，当满头汗水、一身疲倦的社员们坐在地头休息时，就会搓上几把麦粒吃。等到生产队把地里的麦子全

部收拾完毕，拉进场里后，生产队长便跟社员们说，“明个开洼啦”。这个宣布，明确了社员们可以自由到地里捡拾落下的麦穗了。

开洼后捡拾的麦穗不管多少，全部归自己所有。有些人家深更半夜就起来了，摸着

黑儿到地里拣麦穗。尤其孩子多的人家，优势尤其明显，人手多，捡的多。还有的干脆拿耙子搂，连麦穗带麦秆一块搂进筐里，回家慢慢分拣，除去麦穗，其它的当柴火烧了。

麦收开洼的这段时间不长，而且都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到了上工的时候，正常劳力是要去上工的。就这样，麦地很快就在两天内干干净净了。

粮食的短缺，人们对每一粒粮食的渴求和珍惜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。每年麦收开洼拾麦子的这段时间，是社员们积极性最高的日子，也是出勤率最高的日子。尽管人们捡拾的麦穗没多少，多的也不过十几斤而已，但人们也很满足。